



洛陽伽藍記敘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一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



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

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

即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

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

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

陽伽藍記敘一

綠若亭

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

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

並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

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

西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

小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

次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

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達農

夫耕稼藝黍於雙闡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  
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  
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  
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  
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  
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  
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

陽伽藍記敘二

綠君亭

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

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

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

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

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

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

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  
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  
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  
以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  
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  
曰宣陽門漢曰津一本多陽字門魏晉曰津一作宣

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

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次北曰  
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  
西陽門次北曰閭闔門漢曰上西門有銅璇  
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閭闔門高祖因而  
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  
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  
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  
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

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回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薨棟于雲東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

連被諸城上也

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一作九達

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  
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  
封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闔闔門  
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  
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  
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  
府府南有太尉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  
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  
藏米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  
高九十丈有斜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  
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  
像三十一作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  
建過度也斜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

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鑱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鑱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

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瓏綺疏難得而言栝栢松椿扶疎拂簷藁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毘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

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鏤輝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籍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

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勅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權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



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  
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  
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  
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  
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  
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  
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  
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

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  
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一作光照  
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  
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

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  
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  
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

命工匠更鑄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介朱榮  
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  
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  
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  
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  
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  
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  
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

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  
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  
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英武志略  
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  
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卽共穆結異姓兄弟  
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  
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  
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

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  
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  
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  
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入議者莫肯致  
言唯黃門侍郎徐紇舊作統曰余朱榮馬邑小  
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  
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  
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

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卽遣都督李神  
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  
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  
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  
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  
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  
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  
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

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  
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  
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  
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  
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  
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  
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  
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

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  
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  
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  
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  
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  
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  
孝昌末鎮汲郡聞尒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  
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

建武元年顓與莊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  
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  
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  
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介朱榮往歲入洛順  
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  
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  
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  
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

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  
表泣請梁朝誓在復耻風行建業電赴三川  
正欲問罪於介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  
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  
共敘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  
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  
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  
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闔外猶

禦侮況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  
如棄親卽讐義將焉據也且余朱榮不臣之  
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  
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  
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  
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  
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  
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

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鳴鳴狼噬  
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  
書道意卿宜三復義一作兼利是圖富貴可保

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  
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  
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  
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顓守攻  
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

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  
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  
孫竝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  
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  
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  
車騎將軍余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  
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  
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數十騎欲

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  
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  
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  
年逆賊余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  
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怒謂左右  
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  
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竝入朝莊帝手  
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

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余朱陽  
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  
右僕射余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  
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  
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  
卽遣余朱侯討伐余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  
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  
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陰圖蒙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  
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  
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  
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  
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  
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  
齋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  
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



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  
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  
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  
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  
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  
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  
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  
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

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  
被焚遂大剽生民北土太行帝遣侍中源子  
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  
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爲主改號曰建  
元元年余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郟晉  
陽遣潁川王余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  
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  
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

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一作及馬腹故及此  
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咎光武受命  
水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  
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  
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  
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滕  
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  
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

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鏤帝於寺  
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  
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  
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  
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  
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管  
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  
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挽

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  
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  
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  
將羽林一千扞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  
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  
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  
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  
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

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暉照  
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  
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  
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余朱世隆所  
立也本是闈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  
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  
乾闥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

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土府庫東至閭闔宮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义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义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义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諸王權上太后拜义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

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义等沒騰田宅元义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尔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僊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

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令卿因以爲  
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卽  
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  
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  
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  
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  
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十六

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  
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  
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  
在閶闔城門御道  
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  
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  
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  
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

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  
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  
刻桷圖寫列僊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  
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  
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  
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  
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  
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

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  
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  
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  
所掖庭美人竝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  
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  
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介  
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  
人瑤光寺媼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

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  
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  
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  
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  
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  
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  
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十八

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閻闔南御道西望  
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  
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樹  
數十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  
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憇者有佛殿一所  
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堂  
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  
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

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  
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  
限礙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召  
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拊殿庭飛空  
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  
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  
目亂睛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  
遂隱也

昭儀尼寺闈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  
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  
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闈寺專  
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  
升者盡是闈官之嫠婦胡馬鳴呵者莫不黃  
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  
譽見闈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  
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



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  
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  
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街之  
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晉太  
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  
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  
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  
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

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  
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逸柯葉傍  
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  
葉樞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  
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  
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  
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  
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

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大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陽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唱賊盜者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

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人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縑流從無比也

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竝雕牆峻宇比屋連薨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

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陰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栢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食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

靜丘園放教學極六經說

疏一作

通百氏普泰

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  
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  
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  
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卽  
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  
澄清洞底明淨鱗甲潛藏一作辨其魚鼈高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二十三

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  
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  
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中猶有文帝  
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  
作蓬萊山山上有僊人館上有釣臺殿竝作  
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九辰  
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  
六月出水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

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  
上有露寒館竝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  
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  
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  
各有堂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  
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  
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僊人桃其色赤表裏  
照徹得嚴霜乃熟一作得  
霜卽熟亦出崑崙山一曰

王母桃也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  
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  
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  
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  
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  
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  
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  
爲得其旨歸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

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  
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  
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  
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  
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剛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圍遶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街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竝云晉太康

洛陽伽藍記卷二

綠君亭

一

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竝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塲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塲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

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疑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讚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姪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

舉兵向秣陵事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苜犢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授徐



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弃州北走時  
余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  
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  
死不爲逆胡所汙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  
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內有瓔珞  
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  
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

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  
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  
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  
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  
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  
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

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龕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闍誦閻羅王勅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

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旣得他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

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  
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  
訪寶暘寺城東有寶暘寺城內有般若寺城  
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  
曇謨最道弘寶暘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  
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  
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

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自此以  
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  
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  
太康元年造橋南有中朝時牛馬市刑嵇康  
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  
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暘宅神龜年中以直  
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  
談以枉死宣暘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

於誅死

魏昌尼寺闍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闍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

洛陽伽藍記卷二

綠君亭二

六

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摧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

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  
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  
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  
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  
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  
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  
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  
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還

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  
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  
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  
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  
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  
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  
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  
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

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  
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  
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  
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  
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  
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楨直所謂生爲盜  
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  
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

前博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蚤晚造  
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  
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  
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  
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半帝給  
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  
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  
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  
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  
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  
也北爲租場里有駙馬都尉司馬悅濟州  
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  
釧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

道北所謂暉文里里有太保崔光太傅李  
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  
竝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  
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  
脩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  
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爲  
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  
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

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  
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高德名僧講一切經  
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  
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  
曰懷甄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  
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  
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涓陽興念  
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

不敢失隆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  
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子尊兄  
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  
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  
守初欲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  
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  
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  
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於此也



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  
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  
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  
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  
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  
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博慕勢咸共耻之唯  
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丘  
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

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  
雖復莠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

東陽門外御道西一作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

有典虞曹簷宇清淨美於叢林衆僧房前高

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

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

一作七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

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刑之敬  
義里南有昭德里里有尚書僕射游肇御  
史尉李彪兵部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  
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  
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  
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  
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欽峯相屬深  
蹊洞壑邈逖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

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  
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  
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  
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  
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愛管先民之  
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梁  
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  
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

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  
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  
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  
新既不專流蕩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  
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  
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  
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竝危與曲棟相連下  
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一如

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踰蹙蹙  
跼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  
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  
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頽霜幹風枝半聳  
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堦墀燃日之綺裂鼻之  
馨旣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囀  
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  
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

白鷗生於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  
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  
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  
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趨能造者其必詩敢往  
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雲多之處氣  
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僊所賞近爲  
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  
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方丈不足

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  
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  
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  
岑愛曲值石陵欵庭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  
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旣能却  
老半石亦可畱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  
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在青陽門

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夏換以它綿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余朱榮入洛

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余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余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

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  
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  
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  
侍郎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  
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  
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  
復拔刀劒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  
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

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  
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  
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  
德漸無外而孝剛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  
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  
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  
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  
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

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  
勲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  
鉗齒豈直金板告怨大烏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  
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  
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薄寡  
本枝疎遠豈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  
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

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與主  
曆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  
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  
其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  
讓曰天命至重曆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  
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旣寡昧  
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  
允愚衷又曰王旣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

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人神恭  
凡讓者三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  
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  
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  
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  
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  
與億兆同茲大慶賜膏之科一依恆式廣陵  
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

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  
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  
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  
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  
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  
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  
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  
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



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  
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  
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臣依禮而言  
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強  
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旣有忿言一本無季明  
不避強禦十  
字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  
將軍史五一作忤  
下同龍平北將軍楊羊一作文義  
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

及尔朱兆馬首南向五龍文義等率衆先降  
子恭見五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  
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  
論功五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五龍  
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  
剛直彭城王尔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  
表用其下都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  
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每

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亦合死世  
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  
權兇慝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  
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面無所干  
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  
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  
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  
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

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  
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  
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  
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  
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  
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  
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

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  
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  
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余朱世隆所  
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  
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  
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  
宰相也孝義里東卽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  
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

初從蕭寶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  
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  
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  
寺一作市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  
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爲耻遂徙居孝義里焉  
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  
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  
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

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昫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螿攢育蟲蟻壘土瘴癘蛙龜共穴人鳥

同羣短髮之君無行首之貌文身之民稟箴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悖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婚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瘦之爲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

爲鎮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  
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鼈  
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爲不  
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  
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  
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  
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嚙慶之曰吳人之  
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

洛陽伽藍記卷二

綠君亭記卷六

二十三

語則阿傍菰稗爲飢茗飲作漿呷啜鱗羹  
啣齧黃手把荳寇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  
本鄉急手一作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

急後同

之鬼口頭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

藕拮拾雞頭蛙羹蚌臠以爲膳羞布袍芒履  
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噉  
嚼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  
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

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  
衍衍用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  
異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  
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  
衣冠士族竝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  
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  
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  
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

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  
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  
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  
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諡  
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  
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隄太守世以學行  
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  
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

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  
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日神不亂常慷慨  
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  
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吊親諸貴  
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  
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  
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  
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

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  
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  
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  
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  
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  
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  
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  
許兆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

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  
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  
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  
譬之周宣及介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  
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  
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  
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  
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卽舍宅

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  
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尙書左丞魏季景謂  
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  
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矣



